



日餘雜錄

1曾5  
48  
1





門節  
號 48  
卷 1



序  
天下幾書於非不  
征涉獵殆徧賦性  
無記憶嘗抱痼疾



命自余錄



榮衛耗衰力盡志殫  
且有小冠子夏之患  
也思而廢矣一牀遺  
編蠹魚蝕剥蛛絲

蒙冒懶致不可言  
然習染未除拂拭籤  
整觀覽摘纂間以  
余通言淺論不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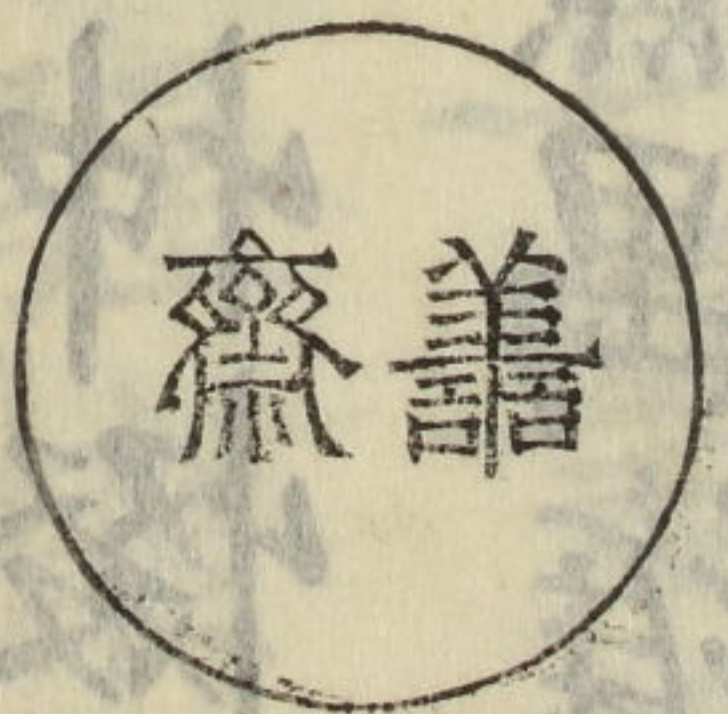
數卷名臚餘雜錄  
猶如昔人臚餘棄水  
化王餘魚馬譬喻  
不心近乎惟驅攘老

睡魔漏泄箇中惛耳  
嗚呼片面噉嚼雜令  
鱣鯨見矣撫掌大  
嚙終書厥端



# 慶安壬辰秋日

## 南紀 善齋 道慶



贈餘雜錄卷之一

善齋撰

按日本推古紀云厩戶豐聰耳太子遊於和之片岡見飢者助路傍問姓名而不言太子與飲食脫衣裳覆之曰安寢仍發和歌翼日遣使令視飢者使者還奏曰既死太子大悲因以葬埋於死所數日之後太子告侍臣曰殍瘞飢者非凡必真人也遣使視之封窆如初及開壙而視之全身脫去所賜之衣疊在棺上太子便取其衣且自服之後人指飢者為達磨呼其地號達磨墳虎關又指飢者以為實達磨贊美焉論辨焉後又建寺號達磨寺巖惟有為之記可謂附



贅牽合之說以予觀之飢者必是昔日隱道之一異人而偶逢豐稔者邪

一日閱續日本紀釋道照以孝德帝白雉四年隨使入唐適遇玄奘三藏師受業焉及其將歸三藏以所持舍利經論咸授照又授一鐺子曰吾從西域自所持來煎物養病無不神効及至登州土人多病照出鐺子暖水煮粥遍與患者即差既解纜順風而去比至海中船漂蕩不進者七日夜卜人曰龍王欲得鐺子照聞之曰鐺子此三藏之所施者也龍王何敢索諸人皆曰今惜鐺子不與幾葬魚腹取鐺子拋入海

中登時船進還歸本朝此與冷齋夜話載王榮老渡觀江江神嗜魯直書常應物詩事能相似矣浮圖詩人之說雖不可盡信龍王江神之巫嗜有俗雅可咲昭卒時七十有二弟子奉遺教火葬於栗原國朝火滅蓋昉于昭昭多修營山州宇治橋是又昭之所創造也建橋之功過於潦洎之興而火滅之不仁甚於炮烙之刑也何

虞初志載陳玄祐離魂記記衡州張鎰女倩娘與外甥王宙之事情娘與王宙私感想於寤寐娘竟奔嫁于宙在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後娘與宙至衡



州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驚曰娘疾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促使人驗之果見娘在船中閨中女聞喜而起飾妝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躰余謂還魂首尾此與吳市禦女與娘嫁與哥事畧同○雲間儲泳祛疑說陽神陰靈之說有客舉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事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爽故不能持物而還紫陽以金丹凝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無不必深辨大概先輩以此別性宗與神形俱妙之功用不同耳因語客曰陽神能運物陰神不能運因也今山魃物精邪鬼而已飛瓦走石運致寶貨瞬息千里謂之陽神可乎客不能對後每以此問人莫得其說嗚呼知此說者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歟○五祖因問僧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惠開頌曰雲月是同溪山各異萬福萬福是一是二出無門○

安珍

細州牟婁郡寡婦化蛇殺安珍出元身釋各倩娘之事鬱慕之所致寡婦之事怨瞋之所化跡異而理同故書三體家法顧況山中詩野人自愛山中宿況是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祖庭事苑以此詩為僧靈一宿越州雲門詩野人作幽人況



是作況近庭前作門前

說部引古今印史以杜常華清宮為杜牧作且云連用二風字讀者不知其誤尋見一善本作曉乘殘月入華清易此一字殊覺氣味深長徐氏筆精亦引翟宗吉詩話云向見一善本作曉乘殘月余謂連用二風字未必可為誤文古人多連用同字縱易風字如二入字何易風為乘是後人之潤筆乎否亦未可知也雖然曉乘殘月語勢吟音不若為優

列女傳云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仁孝有義乃切

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其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國朝之昔遠藤武者所盛遠窺見宅妻之美神氣蕩喪不知所持遂有殺夫奪妻之志以實告其妻妻詭諾曰某夜可入我室而殺我夫然則我為君執箕帚盛遠



大喜投暗單刀直入刺其夫獲首去出而檢之乃妻之首也盛遠感妻之貞潔而撥喪身之禍且悔且泣祝髮為僧改名文覺隱高雄山余謂節女一死全父全夫盛遠所欲之妻一死全其夫丹心射斗牛義氣貫虹霓千載之下使人悲慟哽咽世之不待媒梯之言銜賣桃李之色之煩聞此豈不泚乎其類哉後閱源平盛衰記併記此事今又不刪

國朝上自縉笏大人下至大夫士庶及富商榮農教處女以伊勢源氏物語之類蓋欲使女詠和歌也女詠和歌果何益之有唯欲使女嫻彼之淫行耶女性

易流淫況於嫻乎是招禍之媒而不察之愚甚於授賊以刃漢語若不得讀以以呂波字訓釋于孝經列女傳等使習而知之可也

雖麒麟貓鼠不能不惡焉勢舊不敵也雖不吠狗盜不能不惡焉法舊不紊也

余有一奴年且七十鉏灌灑掃斫薪搬水將不勝勞矣然俸較餘奴減半焉蓋執賤役故也所謂耕牛無宿食可笑

國朝貴浮屠不貴儒上古猶然況今世乎偶及初筵使髡首而坐逢掖之上焉蓋人好異而不好常奈人



不察何

客問生死以詩會為先民既有此言可謂添蛇足它說輪回說復根聖經未著恠奇言日升成晝沈成夜即是人間生死門

色之惑人也舊矣身毒赤縣仙釋豪士勇夫多失其素行焉事不違枚舉粗記一二久米仙一旦飛過鄉扮視浣女之脛白忽生染心即時墜落玄昉入唐而傳法曹宗蓋一時之英髦也天恩日溼稍乖沙門之儀軌通花鳥使音于藤室後被崇于廣繼天死紫陽真濟從空海受两部大法後偷眼於靡曼而成鬼魅

為所謂愛宕太郎房是也平清盛者元祖之人也愛常盤而不殺牛弱終招族滅之禍源義貞者勇驍之士也惜別勾當內侍怠於伐寇竟死鋒鏑為北地之鬼蒙莊所謂綽約柔乎剛強之謂乎況女主乎呂雉唐璽足以誤劉李之宗社新羅之善德真德特房闍一女子耳盜攘神器擅威福權此皆拂天地之經逆陰陽之理啓牝索之禍其失滋甚矣吁驪山下之幽主蜀道中之阿瞞豈不搔頭噬臍哉可笑可憎自古淫穢之事未有不亡國敗家喪身者也如醜碓虺蛇最不可近欲世人之鑒之而為膏肓火輪三昧併書



予朱子題胡氏客館詩于茲十年浮海一身輕遂對  
黎澗却有情世上莫如人欲險幾人到此悞平生  
世皆稱兼好法師能道世彼不由聖賢之正路惟循  
佛老之異教觀其弄筆之跡善詠倭歌善綴國字而  
已蓋所謂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邪高師直使兼  
妍作艷書而挑塩冶之妻何黨師直之如此哉不可  
謂遁世復不可謂實學釋老復不可謂安於恬素往  
歲友人寄兼好小影請贊今再記于茲隱淪猶未免  
低昂花鳥風雲筆意長惟有書燈照岑寂一生佛老  
是膏肓

文選劉越石食盧諶詩宜尼悲獲麟不孔丘東  
坡獨樂園詩兒童知君實走卒誦司馬此二聯聯用  
一人姓名至文章亦然按後漢書胡廣傳萬事不理  
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胡廣字伯始葛立方韻語陽  
秋云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十  
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  
士成大業群賢齊洪績之類恐不為後入之法余謂  
不獨句之駢也雖語之複亦不可用王右軍之雄筆  
猶有絲竹管絃之誦况後輩乎  
元遺山無端鑿破乾坤祕禍始義皇一畫時此本乎



老杜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而訔大獲人生識字  
憂患始意又同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能獨立孔門無一

事只傳顏子得心齋占芸閣送劉戶曹文如王勃徒輕體字

若羲之祇俗姿二十年前多用力如今一事亦無之

王秋此二首體同

荆軻易水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陶淵明詠荆軻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駱賓王易

水送人此地別燕丹壯髮上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

水猶寒賓王後二句蓋摘用淵明詩

成公讀荆軻傳詩說與男兒莫愛身但卷不為

貧古來豪士君知否擗得頭顱斫與人此詩出濂洛

風雅仁山劉子吉翁編萃唐良瑞進之編類

張繼楓橋夜泊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

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至天隱註霜

夜客中愁寂故怨鐘聲之太早也夜半者狀其太早

而甚怨之辭首句月落烏啼霜滿乃欲曙之候豈真

半夜乎王直方詩話遼齋閑覽辨歐陽公云其如三更

不是撞鐘時之誤○李攀龍唐詩選胡元瑞楓橋夜

泊詩解云韋蘇州滁州西澗詩春潮帶雨晚來急宋



人謂滁州西澗春潮絕不能至不知詩人遇興遣詞  
大則須彌小則芥子寧此拘拘癡人前政自難說夢  
也又夜半鐘聲到客船談者紛紛皆為昔人愚弄詩  
流借景立言惟在聲律之調與象之合區區事實彼  
豈暇計無論夜半是非即鐘聲聞否未可知也○唐  
汝詢唐詩解楓橋夜泊詩解云月落烏啼矣而楓間  
漁火依然對我之愁眠目未交睫也何鐘聲之遽至  
乎夜半恨其早也烏啼霜滿果半夜耶愁眠猶云愁  
坐○劉氏鴻書引筆談云唐張繼楓橋夜泊詩月落  
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

寒山寺夜

半鐘聲到客船有一吟客更之云月落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夜半鐘聲到客船姑蘇城外寒山  
寺格律更嚴○千家詩選註江楓市名愁眠山名書  
以具于一說○剪燈新話山陽瞿佑  
宗吉著有吳郡蘭英作  
蘇臺竹枝曲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烟寒  
山寺裡鐘聲早漁火江楓惱客眠此用張繼夜泊詩  
○見聞搜玉山陰高鶴云既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此正  
五更時也而乃曰夜半得旅中無寐難到天明故為  
是語耶愚謂至天隱唐汝詢緣云月落烏啼以尾句  
夜半鐘聲不為真夜半也共非矣月落烏啼霜滿夜



半之景也鐘聲又真夜半也或曰是一時之寓懷而非  
非下定之論也莫強思索矣是胡元瑞之意也  
前二聯隔句而對謂之扇對韓昌黎送李正封詩去  
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  
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律詩有當句對不可不知也揚升菴集云王維詩郭  
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隣嚴維詩木奴花映  
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洲謂之當句對余謂杜詩四  
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四與十對飛與騰對亦當句

律  
律

對

一士人問復讐之事余曰讀唐陳子昂復讐議柳宗  
元駁復讐議韓愈復讐議明沈一貫復讐議則能得  
其意  
古今議論參五十五卷閩中林德謀采公纂輯董應  
舉序畧云觀其所纂古今議論參頗採瞿少宰策學  
而本之六經諸史名賢奏議旁及近代諸集凡有係  
於天官地德經術事守國勢強弱古今異宜者無不  
畢載而類分為六曹云云○五行體象生剋之性  
譚氏曰雨霽風晴非陽也陰之靜而斂也斂則清而

南  
文  
南

六曹  
曹  
曹  
曹  
曹  
曹



明雲滂霧合非陰也陽動而變也寔則濁而闇是故  
三春多雲霧而九秋多晴霽陰陽本然之體象也夏  
離火用事然暑氣酷而火燄滅火氣盛而火體表也  
冬坎水用事然寒氣盛而水流涸水氣盛而水體表  
也一氣之闔闢聚散于此可見北方屬水而土厚所  
以制水故不亢而害寒於南者水之氣非體也南方  
屬火而水盛所以制火使不亢而害熱於北者火之  
氣非體也水尅火火尅金置金于水火之間則相濟  
木尅土土尅水植木于水土之間則相資人為乎天  
造也油水類也不尅火而資火油出于木水生火也

灰木成也不克土而滋土灰化于火而火生土也火  
生于木而焚木金生于土而鋤土火燥而金剛也木  
尅土而土養木土尅水而水澤土水柔而土厚也五  
行生尅之數有如此者不可不知  
宋王達蠡海錄云五行惟火無定著由水而見形依  
土而附質因金而顯性遇水而作聲  
謝肇淛五雜俎云五行惟金生水頗不可解說者曰  
金為氣母在天為星在地為石雲自石生雨從星降  
故星動搖而占風雨石礎潤而占雨水故謂金生水  
也予謂金體至堅而有時融液是亦生水之義也至



周興嗣千文謂金生麗水則水反生金矣  
宋俞琰席上腐談云肝屬木而反沈肺屬金當沈而  
反浮何也肝實而肺虛也石入水則沈而南海有浮  
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沈水之鳥木虛實之  
相反也余謂是亦可補醫家之說難經三十二難格  
致餘論鼓脹論皆論心肺居上之事可併考  
古今議論參載論詩亡然後春秋作鄭推胡文定公  
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  
黍離降而為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也  
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

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  
于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駱賓王文集十卷永嘉張遜業序云駱賓王義烏人  
七歲能屬文高宗朝興盧照隣王勃楊炯文詞齊名  
海內稱為四傑亦云盧駱王楊四才子仕至侍御  
史後以天后即位頗貢章疏諷諫曰斯得罪貶臨海  
丞文明中與李敬業謀起義兵首發軍檄厥詞忿激  
則天雖當震怒問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要  
在與夫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猶拊掌



月食金卷一  
嘆曰有人如此而流落不遇真宰相之過也敬業伏  
誅賓王遺跡後莫知其所終則天重其文遣使求覓  
得集十卷秀麗精絕一代絕唱也夫善爲文而弗克  
自樹惜哉惜哉○賓王玩初月詩忌滿光恒缺衆昏  
影漸流自能明若鏡何用曲如鈎前二句好說初月  
了  
李白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  
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李滄溟解云  
此見愛月之無已也山高掩月不覩其全故曰半輪  
平羌在峨眉之傍故月影入之君者指月而言清溪

三峽之間天狹如線即半輪亦不復可覩矣故下渝  
州而求見之王敬美云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  
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余謂青蓮指月  
爲君韓渥翠禽詩挾彈少年多害物勸君莫近五陵  
飛此指翠禽爲君劉禹錫酌楊副使詩四句入地名  
者四知逐征南冠楚材遠勞書信到陽臺明朝若上  
君山望一道巴江自此來  
李滄溟解錢起飯雁詩云鴈至衡陽而回即瀟湘之  
間也言汝何事而即回彼瀟湘之旁山水甚美儘可  
栖託所以飯者得非湘靈以二十五絃彈月汝不勝



其悲而飛來耶按琴中有飯鴈操仲文所賦湘靈鼓瑟為當時所稱蓋託意飯鴈而自矜其作謂可泣鬼神感飛鳥也愚按仲文時在北方遐想以賦此詩雖瀟湘山水極美鴻鴈不栖宿而遙飛來此湘靈鼓瑟之故也邪干鱗之解註好的當

陳繼儒十集云侍即梅溪王公見入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辨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眾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頭先為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為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

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按此一項可使今世比丘之貪而不厭者讀焉又云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也子房人傑也黃石公以進履折之曰孺子可教孔明臥龍也每見龐德公拜于牀下初不令止仲尼聖人也老子曰子去子之驕氣與子淫態黃石公降一子房而隱穀城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老子降一仲尼而隱流沙蓋名遂則身退矣是射馬禽王之法也故曰二公者老子之徒也余謂老莊異端荒唐之說往往貶剝孔子上天下地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其際稱一聖人者孔子也崑岑



為筆鋒岱淵為硯滴何足紀其至德焉歷世之主心  
 服之餘不得不動吻而讚歎故謚大成至聖文宣王  
 繼儒漫引用彼狂妄之言何其謬哉秦少游見伊川  
 伊川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  
 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  
 游慙服夫聖人如天地如日月眉公却用老子降仲  
 尼之言其意或實或不實可懼之甚也賈太傅所謂  
 仲尼墨翟之賢混仲尼與墨翟之類也吁  
 十集云要害于我為要于敵為害○乘勝逐北北音  
 佩敗也○王危無當當底也○襪襪蓑衣是翁雨衣

# 襪

愚按聯珠詩格黃漱潤田家詩翁携襪去栽秧婦  
 踏繅車日夜忙注襪襪蓑衣也即雨衣也管子曰首  
 戴茅蒲身服襪○李之彦曰嘗玩錢字侑上着一  
 戈字下着一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  
 戈爭貝豈非賤乎

春秋春王正月以建子為歲首冬十月也○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春

秋假周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周人改月而不

改時程伊川之說○春秋天子之事也以夏時冠周月垂

法後世以周正紀事周人不改時與月夫子改時月  
 而書春正月春夏時也胡安國之說○周之時亦未改月

魯史曰  
冬正月

魯史曰  
冬十一月

曾子錄卷一

十五



亦未改其以子為歲首止以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賀者以十一月為首耳至若所以順天道授民時商周與夏一也前乎周為商之建丑矣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不可以證商之改歲未改月乎後乎周為秦之建亥矣月令十二月數將歲終歲且更始不可以證秦之改歲未改時與月乎凡此類易書詩禮俱有明證章潢說出圖書編○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曰古今之曆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何言古今之曆皆建寅也曰三皇事不可考五帝以來孟春正月朔且立春會于天曆之營室是顓帝之曆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且則無非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公劉后稷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務亦惟七月流火之候此皆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若商書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曆脩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太初曆首用夏正迄今不能易也新魏皆嘗建丑唐肅宗亦嘗建子未幾而皆建寅此皆有明驗者也蓋嘗論之編年始于春秋改元始于秦惠文君紀元始于漢武帝武帝改秦正而用夏立年號以紀年

亦未改其以子為歲首止以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賀者以十一月為首耳至若所以順天道授民時商周與夏一也前乎周為商之建丑矣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不可以證商之改歲未改月乎後乎周為秦之建亥矣月令十二月數將歲終歲且更始不可以證秦之改歲未改時與月乎凡此類易書詩禮俱有明證章潢說出圖書編○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曰古今之曆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何言古今之曆皆建寅也曰三皇事不可考五帝以來孟春正月朔且立春會于天曆之營室是顓帝之曆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且則無非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公劉后稷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務亦惟七月流火之候此皆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若商書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曆脩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太初曆首用夏正迄今不能易也新魏皆嘗建丑唐肅宗亦嘗建子未幾而皆建寅此皆有明驗者也蓋嘗論之編年始于春秋改元始于秦惠文君紀元始于漢武帝武帝改秦正而用夏立年號以紀年



湯武復興豈能易哉蓋殷周異建正武帝改年號之意湯武用之不甚明白却創造子丑耳鄭樵說○愚嘗求之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建子之月一陽所始安在不可為春午未之月陰氣所始安在不可為秋其于秋冬也亦然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義實兼行之矣是義也曷從受乎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王說○余竊辨之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其得為從周乎夫子作春秋以誅亂賊

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乃首改周正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乎或曰子言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王守仁之說○按春王正月或用周正或用夏正或云以夏時冠周月先儒至今論



者不一而子安從曰余從夏正而已矣曰古今之說  
從周正者十九從夏正者十一胡氏始用夏時冠周  
月以調劑之子獨何取于夏正也曰詩書周禮所言  
時月皆與夏正合也而春秋何獨不然且若單用周  
正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  
十二年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為之哉如謂以  
夏時冠周月意必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仍為仲冬  
正月為三月而時仍為孟春是謂孟仲失其倫又如  
夏五六月而在周已七八月秋八九月而在周已十  
十一月是謂時序乖其度與先王平秩四時之義

矣且夫子周臣子也所修春秋魯史之舊文也以  
世之時而冠胎代之月義之所不敢出也然則時月  
俱夏正者于義何居蓋周建雖以子月為首而曆數  
仍不改乎寅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夏之曆數魯  
史春秋皆沿夏正亦遵周制也殷因于夏禮周因于  
殷禮此曆數之類也所損益者此建寅建子建丑尚  
百尚黑尚赤之類也且若周禮孟冬十月已頒來歲  
之曆十一月建子固有朝賀書雲之事而諸侯朝覲  
發號施令則俱在來歲之孟春也又如國公承喪郎  
位雖在本年而紀元則以明年之正月以此例放之



則書隱公元年為春王正月者甚合矣  
 ○朱子曰周正之說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  
 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  
 已改月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獲此即  
 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  
 大熟而未獲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  
 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  
 立義者正謂此也○愚按諸說紛紛亦不為無贅  
 惟朱紫陽之意見得了猶竢高明之取舍耳  
 文選粹語上下錢唐胡文煥選余向讀文選摘其華

寤生

向為一卷名文選髓乃授門生以便披覽今及觀胡  
 氏粹語與余所錄殆同

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杜氏註云寤寐而莊公已  
 生正義云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風俗  
 通云兒生未能開目視者曰寤生後閱焦氏筆乘續  
 集載吳元滿說云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  
 產也不言其詳據文理寤當作適音同而字訛適者  
 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為順足先出者為逆莊  
 公益逆生所以驚姜氏杜氏注正義解及風俗通之  
 義余皆不好吳氏之言可新而證傳



宋眉山唐庚文錄云文選三賦月不如雪雪不如風袖中錦太平老人撰云世間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熱老健君寵余謂今世俗言春寒秋熱老健而不言君寵益不知也

翰林要訣吳興陳繹曾述此書論筆法

歐陽公云兩晉無文章幸有歸去來一篇而已大蘇云唐無文章惟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唐庚云東坡赤壁一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

風世俚言

前後續集

仁和李大本編輯避嫌疑詩云女

子年當省事時莫容出外去遊嬉僧房佛室尤當忌親戚人家亦不宜遠僧道詩云僧尼道士到人家女子休教出侍茶說法講經都莫聽恐生情意有一斜余謂僧托言授十念而入密房姦女子者于夷于洛輿人所知也莫教女子往僧舍又莫教僧侶來煩家是直訣也可笑

堯山堂外紀載元栢子庭可憎詩世間何物最堪憎蚤虱蚊蠅鼠賊僧船脚車夫并晚母濕柴爆炭水油燈余謂為憎僧一邊重而作栢子庭吳僧而作是詩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豈無意哉  
按日本允恭帝紀有探湯燒芥置掌定氏姓之事後  
人以爲火起請湯起請之始

之推三  
十四代  
孫志和  
萬曆甲

顏氏家訓上下北齊瑯琊顏之推著顏志邦序後娶  
篇云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  
於天性而後妻聞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  
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終身不娶  
有客來敲泐潛居寒温畢話及世人錄庸事余曰子  
不知乎象有牙蚌有珠翠有羽龜有殼雉有尾鸚有  
舌麝有膺犀有角虎豹有文人各殺以備用此禱出

乎已者而至於人之有藝亦然扁鵲郝雍費長房其  
跡可觀焉蔡君謨所謂藝益精而人益困客曰誠哉  
斯言

讀書學道之人在使氣魄大氣魄不大臨機應務必  
有許多窒礙處及下筆又無飛揚生動水湧山起之  
言況聖賢理學乎噫貪者編蒲緝柳富者牙籤錦軸  
博聞多識記誦如流卒無慧眼無奇語不亦可悲之  
甚邪

世有真贗真贗難盡知若知真贗乃明哲之人也邪  
故至聖有視觀察大賢有觀眸子雖非庸人所能及



然亦不知真厲則隨見給賣之網中羸豕猶蹶蹶沉  
豺狼之強猛乎欲如之何哉不若潛密於修省防微  
而自然有以避其害也吁如羊質虎皮卒又不可揜  
焉耳

若能以忍自處則內外遠近無往不通此忍之德也  
而不養以和守以禮亦不能久乎忍為不報無道自  
反而縮此聖賢忍於強忍於勇之言也張公藝同居  
九世婁師德面唾不拭謂之忍癖亦可也吳仲廬忍  
卦說得更好

聲名利欲是害心伐性之大者也譬如賊窺室中

絕少急於防嚴列刃而來攢鏃而攻鹵掠財物戕損  
主人為寂可憊怖噫鴻雁捕魚之網人獲鵝蚌之持  
天命不于常誰知禍福之始也競名趨利計較點算  
枉費心力不亦誤乎惟當穩隨其分數而度日月此  
處困而亨之道屏絕名利之事也人宜猛省矣  
秋雨新霽長天曠闊猶有數點之雲乃神化糟粕曜  
霧欲沒西斜紅幾抹曳林梢歸翼冥飛何畏子繳暮  
鐘丁擊兩擊及剪燈紙窗竹屋蕭然聞爾蚩蚩嚶嚶  
不已癡尊傾注使顏微醺讀楚騷陶詩心思灑灑落  
落不知與古賢親炙乎復否埃壒襍冗今如此況於



雲林乎況於江湖乎于嗟海粟軀殼難免羈絆卒賦  
忙中間事在難與世人期起臥書齋下浮塵不上眉  
世事得失初雖出乎天亦無非人謀譬如農夫善耕  
善耨者得其穀不善耕善耨者失其穀蓋地有肥磽  
之異人有貧富之殊橫說豎說當知世事得失決出  
乎天

鳥與獸人皆知艸與木人皆知金與石人皆知惟至  
於賢則人皆不知蓋不愚我愚故不賢人賢謂我為  
玉既不知玉亦不知珉之屬也今賢與愚行則方駕  
坐則同席愚終陵轢賢而違之俚不通此風俗衰敗

之所致耶又世之讀書客誇已小枝藝而欺他大才  
能如鳥鳴嚇腐鼠者可如笑

知己量之所稱而為所當為之事矣不數貧不羨富  
飢就盤困就枕晏如晏如

跋確實字云人之立志要把定而確實寧謐冠履之  
日驗膚無戈之時都不可不確實能知焉則貨色不  
能奪強悍不能屈詭異不能眩先喆古賢無入而不  
由此也嗚矣確實

跋用力字云用力之久事靡不成雷穿石縷斷韜欲  
速成之徒安得其事雖鴻勳碩業惟出於用力之久



事之甚快者偶記一二驟雨洗滌炎熱涼風襲肌氣  
 似秋嵩壁百尺飛瀑如玉龍奔或操斧部竹以湯沃  
 雪太戶連引滿巨觥壯夫奪箸數殪猛獸鷹之搏  
 雉貓之捕鼠別有甚快在我焉盧仝月蝕詩石介擊  
 蛇笏銘讀復叫叫復讀奇矣妙矣  
 忠誠貫日在出師一表神駿難羈在歸去來辭友愛  
 切痛在祭十二郎文駢鳳跨鸞在前後赤壁賦擊節  
 浩歎者久之乃歌曰氣之秀兮鍾若人豈云響絕兮  
 筆有神

世之人愛花者植瓶愛鳥者著笈愛魚者放盆池其  
 為愛也固隘矣吾絕不喜不如愛自生自養自樂而  
 各得其處者焉

秋夕夢乘月登摩尼峯遇一叟頭白背偃拄杖如琅  
 玕羸步敲石而歌欲問其姓名忽去不見覺後記其  
 言想是才鬼也邪 從一拂衣長謝人時來林壑月  
 華新世間豈復無仙骨多少塵勞自失真  
 可疑而不疑或見欺謾然非逆詐之謂也可信而不  
 信果無資益然非尚異之謂也惟學之精知之明不  
 可失疑信  
 何以得醒憤憤能讀書能繹理要須於內體認徒莫



向外馳騫且有名與利之大賊大賊恐為彼所嬖耳  
 跋夢雪字云暑之酷烈涼亭水榭猶不可避况屋廬  
 矮姓乎熱惱之餘一枕黑甜恍看滿天飛塩室如軍  
 壁精神爽朗玉樓起粟吁奇哉夢雪  
 于梅于雪古之弄筆哦詩者用盡幾精神非雅賞高  
 逸之客難輒賦難輒評今冬觀梅與雪相映徹而支  
 頤搖膝沈沒呻吟終無好句之人律獨自憐獨自笑  
 忽誦陳言曰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  
 門之剝啄泉之槩韻穿樹斜暉出岫孤雲薪松枝以  
 澹茗斷菜根而作羹孰知茲幽趣

是者是為非者非焉此天理之本然人性之固有所  
 謂智之端也世俗反是好惡是非各徇一己可惡矣  
 韓愈論文且曰人笑之則曰為喜高明之士別有箇  
 見解

名與實同是實名名與實異是虛名故謂名為實實  
 莫患名之不聞但患實之不踐執戈臨難輕生重義  
 此烈丈夫之實行而實名不朽乎千載矣書以應一  
 武人之索

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垂涎  
 愧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

胡文煥明善要言余引學餘錄



謂望梅生津世說曰魏武帝行失道三軍皆渴帝令  
日前有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水  
出慕而垂涎道逢麴車口流涎酒家門外口流涎之  
屬也愧而汗發然叔夜所謂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  
愧情一集渙然流離之意也

王陽明殊說得悟并解悟澄悟徹悟為未達離言詮  
絕靜坐除鍊習而自高尚地位其言曰夫悟與迷對  
不迷所以為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賢人日用而  
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於忘悟其幾  
矣余素不喜此等說殆如讀禪人語錄其賢有差謬

以千里學者宜明辨焉

羅一峰云一日子而亥一歲春而冬一生少而老操  
存此心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俯懸崖如見太賓  
而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除而病  
証不形方為第一流也一峯茲言說破切實治心病  
之良劑也與林逋所謂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  
馬可并觀焉

人不可以無業也貧賤而有業者不至於饑寒富貴  
而有業者不至於為非余初在北京後在東府嘗觀  
富家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奕與惡友群聚終以至破



按司馬公  
父以大德  
五年守光  
州而温公  
生遂光

家瀟產此由無業而度日而放縱之心所以易生也  
宜省覺

按了凡表黃綱鑑補宋紀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命  
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光奏曰紀  
傳之體文字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  
代正史之外旁採他書凡闕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  
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尤氏春  
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伏見翁源縣令劉恕  
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欲望特差一人與臣  
同脩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放

代之○四年十一月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帝親製  
序而賜光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穎邸穎王之邸也穎邸神宗初封

穎王故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先正温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  
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拜上之晚病本書  
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  
成也紹興初故傳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  
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  
選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  
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



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隱括以就此編蓋表  
 歲以首年朱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  
 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大書以提要  
 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與廢災祥沿革  
 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  
 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起原其  
 始者有遂言其終  
 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家世而見者  
 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  
 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  
 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  
 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因統之離合事緒  
 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  
 通鑑綱目凡五十九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

抄通鑑綱目起

周禮類正二 二年以寅盡後周太祖顯德六年己未總計千三百六十二年也

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  
 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  
 定矣大綱繁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  
 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  
 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  
 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  
 甲子新安朱熹謹書資治通鑑綱目序  
 資治通鑑綱目編集諸儒姓氏  
 尹氏起莘宋遂昌人隱居不仕學問該洽嘗著資治  
 通鑑綱目發明五十九卷行世



劉氏友益宋末永新人宋亡卜築萬山間杜門讀書  
不與世接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卷研精覃思歷三  
十年而後成元揭傒斯稱之曰百世之下先生此心  
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汪氏克寬元祔門人少穎敏力學元舉于鄉不第遂  
隱居教授鄰郡學者皆宗師之號環谷先生所著有  
纂疏綱目考異  
王氏幼學元望江人篤志力學嘗讀朱子通鑑綱目  
苦其援引幽遠句讀疑難乃博採經傳著為綱目集  
覽以便學者

徐氏昭文元上虞人自叙考證文云至正己亥中秋  
作考之大明一統志失其名氏姑闕之以俟知者補  
云  
陳氏名濟永樂間武進人博學強記六經子史無不  
究竟時稱為兩脚書厨永樂初以布衣召修永樂大  
典為總裁書成授右春坊右贊善所著有詩傳通證  
書傳補元史舉要通鑑綱目集覽正誤思齋集等書  
馮氏智舒成化初建安人自序質實文乃成化元年  
春也考之大明一統志未及採入姑闕之以俟後補  
謹按綱目編集諸家所著宋儒尹氏發明劉氏書法



一書最為謹嚴精當深能有得於朱子之志者也元儒汪氏考異王氏集覽二書亦為詳備誠有功於朱子之書者也然於徐氏考證一書其自序書文則云至正己亥中秋所作考之大明一統志則失其名氏而廬陵楊文貞公序文亦嘗及之其為裨補是書可知已逮至我國朝毘陵陳氏集覽正誤一書攷據有理真集覽之忠臣也徵之一統志既已備載其事跡而楊文貞公亦謂其有助於綱目者也又如馮氏質實一書乃成化元年所著亦便學者觀覽莆田未齊黃先生益亦有取焉第志未及採入而有侯云時正

前編九  
五卷起  
伏義氏  
終威烈  
王二十  
三年

軒門人揚  
光訓云軒  
姓南氏擊  
壯連金馬  
關鎗西歷  
藩良莠干  
渭上其醫  
中人也

德八年癸酉秋七月朔福建提督學政副使姚有麟委官福州府侯官縣儒學教諭海陽劉繼善訂刊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原始云軒按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始於威烈王初命三晉大夫為諸侯蓋悼王制隨盡於此特用為萬世戒耳而朱文公則又遵春秋編年之例作通鑑綱目於是天統以明人紀以修而王霸淑慝之辨治亂興亡之跡昭垂萬世此固先哲述作托始之微意也顧春秋以前缺而未備仁山金氏則以尚書為據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表年係事名曰通鑑前編足稱全史矣乃陳氏子極



節取小司馬三皇本紀洎劉道原外紀海自盤古迄  
於高辛述為通鑑外記以冠金氏之編亦可為稽古  
者資也顧其中多不經之談讀者率歎其非傳信之  
書云余嘗旁觀六經獨易大傳稱說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尚書亦唯稽自堯舜以下而上古俱未之及蓋  
聖人不語怪不傳疑唯筆其善足為法惡足為戒核  
而可信者耳故當孔子刪述六經時其於諸所無稽  
之談悉削之不道矣且則圖畫卦洎書契甲歷諸制  
作卓為萬世文字之祖帝王治平之源此伏羲繼天  
立極闢物成務之切宜為振古帝王冠則作史者當

自伏羲造端無疑也若夫五帝三王之標固孔子所  
未道唯編年書事如春秋例可矣第年月干支間有  
無從攷者則須闕之而直書其事亦庶乎其為傳信  
云

前編辨體云軒按六經以闡道為主古史以紀事為  
主義各有重故其體亦不同金氏編唐虞三代事乃  
全錄書詩二經諸夫書詩既由孔子刪定為經則萬  
世之下人人自當知所尊而誦之矣何事復錄于此  
若欲敘述唐虞三代世次並治跡只作編年書其因  
革舉措之大者如春秋例庶得綱目之體耳又云金



氏既遵春秋之例在前編矣乃復全錄二經之語為網似非古史本意且以子史傳記諸家之說與經語並提大書殊失尊經之體竊擬更定編年以正統言事以提綱而以子史傳記諸家之說分注為目庶得古史通紀之遺意云

續資治通鑑綱目廿七卷明憲宗純帝勅商輅萬安等發祕閣之載籍參國史之本文一遵朱子凡例而編纂俾上接通鑑綱目共為一書蓋以宋史元書之無定論無折衷也始於宋建隆庚申終於元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年商輅上表御製叙文弘治中餘杭

周德恭作發明雲間張時泰作廣義

僧中有惡知識俗中有善知識蓋察焉者鮮矣僧之有邪見有貪欲有驕慢是僧中惡知識也當知是人命終生毛角吞噬之群焉俗之有正念有淨信有仁惠是俗中善知識也當知是人命終得螺髮輪掌之相焉未聞須髮流水剝落鬚髮何必以髮首披緇為僧哉釋部之徒蓋省覺拈華佛如有靈必點頭乎茲言矣偶代一聞客而執筆

范經云螭首蛾眉宋玉曰眉如翠羽肌如白雪多少英雄被他蠱惑吁可慨焉謝上蔡曰色慾已斷二十



來年矣余謂斷色慾寂難事而上蔡工夫粹熟衷心  
貞確打透此關真大丈夫也後學者要執為軌範如  
夫擬草囊比畫餅又破愚之奇喻者邪

七子詩集七卷鹿門茅坤序七子者李攀龍字于鱗

王世貞字元美梁有譽字公真謝榛字茂秦徐中

行字子與吳國倫字明卿宗臣字子相

夫子之道大而無外小而無內盛德光輝不可言諸

子之遊門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然纖密體貼得其

髓者惟顏子曾子耳子思作中庸開示精一執中孟

子以三寸河瀉之辯闢楊墨折告子演性善養氣而

聖學復明於世宋有周程張朱元有許衡吳澄明有

薛瑄胡居仁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

其行評其出處則賢愚得失宛然在自縱有縛麒麟

製鯨鯢之大手筆歸向異端不由聖路此非真儒焉

非醇儒焉俗儒而陽儒陰釋而非聖人之徒也豈辭

鳴鼓之攻哉如蘇東坡之才之美猶參達磨宗終入

其教中道之難明如此也夫今時之學者整整語人

曰我能讀書豈其然豈其然人其勉哉自警且告後

輩

顏之推在金陵毛鴻臚欲寫河豚而饗之推曰某不



敢以不貲之軀試可謝之物鴻臚即命撤法愚謂肯者下騰食河豚而死賂誦於千載豈因一臠之佳味而隕父母之遺體哉此品決不可食論語不云乎臠不厭細況河豚乎慶曆郎官聖俞曰入喉為鏤鏤可懼可戒

上下四方前後左右流動充塞無非實氣實理子思特揭鳶魚而示人以道體耳  
管寧與華歆共鋤菜園中見地有片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嗚呼二子一時之事原其本較其操則有頂阿鼻相阻之遠哉可歎可慎之甚也

財本無心殺人人人貪人奪自取敗亡譬如明燈不殺蛾蛾撲明燈真可悶也

李白紫藤樹詩紫藤掛雲木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流美人

胡敬齋居業錄云春秋傳惟程子精約簡當胡氏詳備議論發越然胡氏亦有穿鑿過當處

晉江陳琛正學編異端端正也異于正者曰異端儀禮士冠禮注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

蘇東坡有藥玉盞又有荷葉杯黃庭堅有梨花盞

吾子



唐李緯曰汲冢書蓋魏安釐王家晉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家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

陽翁偉李南介葛盧能聽鳥獸之音事雖涉誕妄蓋偏智之所察未可臆斷其無也  
讀書錄十一卷讀書續錄十二卷河東文清公薛先生之手筆也先生諱瑄字德溫別號敬軒文清其謚也性理會通又載朱俊柵讀書錄議論種種極為精當文清公余家舊藏矣朱俊柵未見全書為可憾先儒道學各有入處各有悟處或得於靜坐或得於

主一千流萬派既入既悟者未窮其源那求至寶若鉄杵磨鍼豈無鴛鴦繡出之功哉此事不可與口尚乳臭者言

剪燈新話冥夢錄詩一陌金錢便返魂註唐用陌錢法陌即百也又云八十為一陌也八十為一陌者此國朝用錢以九十六文為一百之類也  
馬足有四解家語云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疋風俗通云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文故曰一疋或曰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為疋與馬相



足文心雕龍云古名馬以匹蓋馬有駮服以對並為  
稱雙名既定雖單亦復稱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  
也攷足字字彙云足山祖切音蔬足也俗借為布匹  
字因與匹敵之匹通用非也  
晁端友宿西門外詩寒林殘日欲棲鳥壁裏青燈乍  
有無小雨惜惜人假寐臥聽疲馬齧殘蒿黃山谷  
誦後二句所謂馬齧枯葉喧午枕蓋本于此也  
或人云白香山聽雨於廬山蘇眉山見月於赤壁共  
意思如何余誦張橫渠詩云廟堂勤苦茅齋靜不見  
人心有兩般

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里  
若依俗本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  
得又寄揚州韓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  
草水凋秋盡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况江南  
地暖草木不凋乎云  
楊升菴集  
杜牧之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僧靈  
徹詩相逢盡道休官去松下何曾見一人僧曇秀詩  
住山人少說山多語意相類優劣殊具眼之定周濂  
溪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猶未忍辭官是衷誠活  
達之語而決非詩人所可及也



容齋五筆云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來扣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不敢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並同而其後云故

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諺蓋本諸此

史記蘇秦引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戰國策作鷄口牛從

孔明沒後時諺云死諸葛走生仲達唐張說見姚崇賣姚崇死後說悔曰死姚崇能笑生張說







